山庫全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十二

編修臣表議覆勘 腾蘇監生 陳夢龍校對官主事 日 立武

てい コラーンニテ 其聲如雷。也如命綽斯嘉提調大都留守司 三朝俸者 見 西西 近治過壓後無 前部尚書徐乾學撰 有紅星大如斗自東南隆 行省左丞博羅特穆 溉

鼓吹蕃部細樂男女雜扮隊戲凡執後者萬餘人皆官 益佛事與眾祓除不祥中書移文諸司撥人舁監壇漢 置白傘盖一項用素段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 門東一婦人忽生髭鬚長一尺餘 是月清寧殿火焚寶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 魔護安國利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啓建白傘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巴斯伯之言於大明殿御座 羽神轎及供應三百六十項幢幡實益等以至大樂 二月命遊皇城初

卷一百七十四

大人口面 した 吾殿終樓而觀覽馬事畢送傘益復置御座上帝師僧 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宫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 ·鎮國寺迎太子遊四門舁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 一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聚觀先二日於西 傘益於御座奉置蜜與諸儀衛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 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請 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搭金脊 給鎧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整齊為尚珠玉錦繡裝束 資治通經後編

不至 者三銀煅所居屋者一段 第出身有差 壬戌徵建寧處士彭炳為端本堂說書 聚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謂之遊皇城歲以為常至是 即分府於寶慶路 命下中書省臣以其非禮諫止之帝不聽 梁大名行數十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完水 丙辰親策進士八十三人賜多列圖 文允中等及 是月遣使縣湖南北被冠人民死者動五歲傷 三月庚戌立山東元即分府於登 卷一百七十四 是春成遵與圖噜自濟濮 立湖南元

年テロ屋生言

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 尊為河間鹽運使 夏四月壬午韶開黄河故道命賣 スニララ たに 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 且日山東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 之淺深編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複 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花死先入買魯之言聞遵 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逐出 日執政謂遵曰挽河之後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 街治通選後編

金少山尼人言 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伊哩呼 爾圖哈 人畜 半月乃止 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於故 民十五萬廬州等戌十八翼軍二萬自黄陵岡南達白 **坦民居屋壓死者甚家** 同 乃重建河瀆及西海神廟 知樞客院事赫斯以兵鎮之 是月罷沂州分元帥府改立兵馬指揮使司復 乙酉詔加封河瀆神為靈源神祐靈濟王 THE PERSON NAMED IN COLUMN TO PERSON NAMED I 乙已彰德府雨電形如斧傷 丁酉孟州地震有聲如雷 其寧路屬縣多地震

城人韓山重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感衆謫徙廣平永年 をとりる かます 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重就擒其妻楊氏子韓林兒 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 民時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 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 分司於膠州 韓咬兒複鼓妖言謂山重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 辛亥顏州妖人劉福通為亂以紅中為號陷顏州初樂 ... 帝如上都 資治通 鐵後納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望見紅軍陣大揚鞭曰阿布阿布阿布者華言走也於 就酒色軍士但以 剽掠為事動捕之方漫不如省圖兩齊 精悍善騎射至是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将皆 漢軍討之授以分極客院印圖爾齊者緑睛回回也素號 逃之武安唯福通賞與不可制時謂之紅軍亦曰香軍 及為朝廷所該阿燕軍不習水土病死者過半此事 據 是所部皆走淮人傳以為笑其後圖爾齊死於上察徐左 去申命同知樞客院事圖爾齊領阿燕軍六十 并各支

ここり!! !!!! 道 河天下反及實魯治河果於黄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 盗起竟如所言必相求 盡河 後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 此石人亦未必山童以此石人亦未必山童以 支起 臣曰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曾治河之 也此之 先是康寅歲河南北童語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黄 之按古今戴籍往往有掘地坦口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支河夫多怒韓山童 等因换故起集了夫二十六萬 蘇入朝班起集了夫二十六萬 蘇入朝班 資治通鑑後編 等 得出 廷 開 ホ 詐 所使子 識天鑿 降食 記下石 者其事後人止一眼 賈 流 魯 超官吏 身 專其 勸托克 事托

六月發軍一千從直沽至通州疏溶河道是月劉福道 樣朱卑攻破羅山真陽確山遂犯舞陽葉縣等處前監 察御史葉城張桓避亂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 拜請為的弗聽四六日辦至渠魁前桓直越據楊坐與 魯不與是役天下之亂百無從而起乎 獨歸咎於是後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買 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 上下因循祖於宴安之習紀網廢弛風俗偷簿其致也是生

歷史四尾生書

汉宝四車全書 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奏曰方今河南漢人 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人方入内奏事目顧同列韓伯 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諡忠潔 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 之抗論逆順其徒碎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 反宜榜示天下令一 知終不可屈遂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 屢哦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 1 一概動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 资治通難授編 丞 相托克托

哈巴哈欲命出士襲殺之達實特楊爾曰我受詔招降公 浙参政樊執敬浙東康訪使董中愁同招諭國珍至黄 反為國珍節辭上聞朝廷復命大司農達實特穆爾江 火鼓誤官軍不戰皆潰赴水者過半博雅特穆爾被執 嚴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紹與總管台 沿海州都博羅特穆爾兵至大問洋國珍夜率勁卒縱 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註誤於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 而從紅軍者矣此事據魚 * 方國珍兄弟入海燒 掠

致定四車全事 真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曰我所知惟城南老彭其 人李二及老彭趙君用陷徐州考興 珍兄弟官有差 欲擅命耶乃止仍檄台哈巴哈親至海濱散具徒衆授國 長趙君用誤曰顏上香軍起官軍無如之何當此之時 濟人故得此名時河工大與人心不安芝麻李與其社 一李二號芝麻李以歲磯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盡以 早住也明太祖實銀以奔濛者為早住誤矣詳乃彭大之子與芝莊李同反兵敗奔湊州者彭 八月丁丑朔中與路地震 丙戌蕭縣 資治通網後編 稱彭大者是也 老郎 中紅十 ×

萬人四出略地徐州屬縣皆下之修入老彭外史作 **憐懼皆東手聽命天明竪大旗募人為軍從之者十** 曰有老彭即欣然從之與俱見之蘇孝共得八人敢 而盟是夕偽為挑河夫倉皇投徐州城宿四人在內四 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我當為汝致之 在外夜四更城内火發城外亦舉火應之奪守門軍 訪其家見老彭飄以起事老彭曰其中有芝蘇李乎 斬關而入內外相合同聲叫殺民久不見兵革一時 血 餘

又の可言と 旺等瑩玉走至淮西匿民家捕不獲既而黄州麻城 徒周子旺因聚衆欲作亂事覺江西行省發兵捕誅子 中為號毒輝一名貞一考異元史順 因燒者聚眾初東州慈化寺僧彭堂玉以妖術感人其 帝至自上都 佛即開河所得之石人木子者芝蘇李之姓也 元紀先是濮州童話云挖了石佛眼當時木子反石 實體稅點岸木強無他能以販布為業往來勤黃問 蘄州羅田人徐壽輝舉兵為亂亦以紅 資治通點後納 史作 帝 徐真逸今從明太 紀云徐貞一名壽 是月

其王封布達實理本名旗巴延特穆爾本名祺時國王 院事及衛王寬格薩總率大軍出征河南妖冠韶從之 起兵為亂以壽輝貌異於衆乃推以為主云 子丞相花克托奏以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楊爾知樞家 王昕無道禎之庶子也立三年遇鴆卒國人請立禎弟 鄒普勝復以其術鼓妖言謂獨勒佛下生當為世主逐 去成詔以高麗國王布達實理之弟巴延特穆爾敦 是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 九月 壬

金人口尼住言

卷一百七十

てこうう 勝為太師 據嶄水為都國號天完替稱皇帝建元曰治平以部普 戊寅獎惑犯太微垣 左執法 虹縣有功賜金帶一從征者實銀有差 同額森特穆爾討河南妖私 光州衆至十萬徐壽輝陷斬水縣及黄州路 卯立中書分省於濟寧 是月天雨黑子於饒州大如黍款 十一月已酉有星李於西方見於妻胃昴 癸未命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 資治通 題後納 癸卯以宗王神保克復雕寧 已五熒惑犯歲星 丙午熒惑犯 冬十月

畢之間 巴勒為中書平章政事多爾灣勒首言治國之道網常為 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於 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今總兵官禁止也駐軍馬 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惠供給之處貧民不能自 勒守今親請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 母得路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田部守今有失勸課宜委通晓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 去子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股裏諸路供給 以資正院使多爾濟

書總治河防使買魯以四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整 麗適陝州危急因出為陝西行臺御史大夫 工部尚 勘來者又言宜守判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之 移爾两人因擅權用事而多爾齊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 相於克托意時托克托倚信左司郎中汝中相員外郎巴克特 乃盡坐中華之民為畔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丞 用兵匪專於殺人盖必有其道馬今倡亂者止數人顧

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不污於鬼宜首旌之以

文を切る んにか

資治通鑑後編

常都水監并有司官有功者三十七員皆陸遷其職敕 號仍賜淮安路為其食邑玄既撰河平碑又自以為司 成八月洪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是月水土工畢河復 且宣付史館并贈魯先臣三世賜托克托世襲達刺军之 翰林承告歐陽玄製河平碑以在托克托勞續具載魯功 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 還京師曾以河平圖獻帝適覽臺臣奏疏請褒托克托治 河之績次論魯功超拜榮禄大夫集賢大學士賞發金

又不可言!! 而尊之謂之疏去河之於因而深之謂之濟抑河之暴 暑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溶有塞三者異馬曬河之流因 吏贖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雅河患者按而求之其 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溢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 道有高有甲高者平之以超甲高甲相就則高不壅甲 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濟之别有四日生地曰故道曰河 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 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好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 賣治通興後編

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限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 前故廣者以計樂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具狂 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 不瀦慮夫壅生漬豬生埋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 推卷牽制強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代用短 刺水限有截河限有該岸限有樓水限有石船限治場 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 也有岸場水場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婦其為場臺及 一百七十四

多故河十之八兩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旋 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激也又日 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 河前功遂隱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 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 蘇索竹與紋縛級為方舟又用大蘇索竹經將船身 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於 口者舊當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限水漲則溢出 明白 一日十八六 决 用 敌

殿定四庫全書 繳繞上下今年不可破乃以鐵指於上流確之水中 橋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 色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 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 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蘇 竹經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人上每經碰二 縛之急後縛横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雞之用竹 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 執 舟 編 板

今後復布小婦土牛白蘭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 派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 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問斷魯當有言水工之功視土 穴水入舟沉過決河水怒溢故河水 暴增即重樹水簾 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 **垛以繼之石船下請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婦以** 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晚百 **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破然維持夾**

托克托於淮安立諸路打捕鷹房民匠錢糧總管府 纜索之功居多盖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十二月已卯立河防提舉司隸行都水監 計之功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的瘁不畏譏評以報 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先先能體 丑額森特穆爾 後上蔡縣擒韓咬兒等送京師該之 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极民會能竭其心思智 丁酉命

以存活者尤衆 守江浙行省平章慶通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踰時 是月太白屢經天 招條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提之省治燈於兵則拓 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註誤者悉置不 江西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 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江州路總管李輔治城壞 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為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 **斬黄賊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 是嚴盗起汝類已而蔓延於江浙 資治通鑑後為 古 問

|致定四車全書

坐視思撫願與王戮力珍减且王府屬集賽人等數亦 日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青鎮撫淮甸宣得 州盗起淮西廉訪使陳思無言於宣讓王持楊爾巴哈 惟牛餐士激忠義以作其氣數日之問紀綱粗立 不少必有能推舞陷陣者惟王圖之王曰此吾責也但 兵也江北以扼賊衛不報黼數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 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 較馬器械未備何能樂敵思謙枯官民馬置兵甲不白 廬

|致定四車全書 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進征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 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底無負朝廷也尋召 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 讓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侄立本 為屯田萬户召語曰 奉詔不敢調思識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 撫又言於王曰 賴冠東侵亞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 非 入為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 資治通鑑後編 濟寧路總管董博雪 土

而集分道並進遂禽渠賊廬州平既而頹恐將渡淮思

向與騎士迎敵搏雷忽躍馬渡碉楊言於衆曰賊已敗 為其所敗搏雷乃塵騎士别渡淺灘襲賊後賊曰東南 橋於肥水既渡賊始覺賊眾數萬據磵南我軍渡者斬 大山民岩及芍陂屯田軍搏雷皆與勞而約東之遂得 賊大破之時未是因好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 仲往諭賊中招來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虚實夜縛浮 障嵌朱皋我軍也朱家寺贼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 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籍以死者

人民日子人 十二年春正月两午朔詔印造中統元實交鈔一百 為禦敵計宜孫性警敏皆學問其先遼之迪烈私人也 屬縣山冠並起宜孫復奉省檄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 兵平之以功性浙東宣慰副使分府於台州頃之處之 温州宜孫即起任其事已而閩鬼犯處州復檄宜孫以 國珍兵起江浙行省檄前沿海上副萬户實瑪宜孫守 二十五里遂復安豐博齊磁州人由國子生釋褐 太傅阿嚕圖出守和林卒 資治通戲俊納 ナガ

生に口口 額森巴哈等驚潰達噜噶齊博羅特穆爾領義兵二 濱江有 且戰且引至監利縣遇污陽府達嚕噶齊斜珠等 *ኩ*ያ 萬錠至元 前仍趙襄陽賊方駐楊湖港乘其不虞擊之獲其船 間中與路亦陷乃議趣岳州就元即特傑而道阻 以軍號給以 申 탰 史 ノーに 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餘 云 渠 之 是 鈔十萬錠 年 刀稍具哨馬五十水陸繼進比至石首 姓 正 月 名也今 孟 卷一百七十四 戊申竹山縣賊陷襄陽 海馬 從本紀 陷 丧 但 陟 云 孟 竹 海 山 馬 盖 同 路 軍 百 知

麗特穆爾 被執賊請同為逆博羅特穆爾怒罵之遂遇 害瑪哈實立帥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沒於陣舉家 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糾珠等軍各當一面不 二十七艘生禽賊黨劉糾爾訊得其情進次潜江縣又 死報國汝無留此瑪哈實立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博 能救博職特榜爾被重創塵從子瑪哈實立使去曰吾以 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集賊將劉萬戸許堂主等南 死者凡二十六人博羅特穆爾高昌人也是日荆門州 貨治通觀後為

亦陷 也已而城中皆哭錫都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 賊遂東鋭取南陽錫都守西門望見賊勢威即與家人 備時大司農錢穆爾以兵駐於諸葛眷為賊所襲死之 一将大至錫都乃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 缺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 明 南陽境南陽縣達嚕噶齊錫都以計獲數賊話之云賊 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後援戰愈急 初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怕怕俄而賊鋒自都抵

金片四库全書

寒一百七十四

次?可言心野 賊欲妻之雷曰我參政冢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 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他賊追之身被數創不能關逐 南陽遂陷錫都突圍將自拔賊横刺其馬馬蹶錫都鞭 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逐妻雷氏為賊所執 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 路判官錫都河西人姓周氏時富珠里遠調襄陽縣尹 之且罵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事聞贈南陽 為所殺妻邢氏聞之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賊刀祈 資治通鑑後編

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户老将也宜起而用之星吉 将鄒普勝陷武昌先是賊氣益熾湖廣行省平章星吉 見殺舉家皆被害逐神之子也 汝狗風以生乎賊配其言将行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 而卻之於事為不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藏之 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郭賊 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丁已陷興國府 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 **丙辰徐壽輝遣其将** 已未徐毒輝

とうとせを とうして

久江日三人一十 賊大至內外響應威順王寬徹布哈行省平章華善旨 到其肉三 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 號 农怒将殺之三 遂重罵衆乃縛諸十字木舁之以行而 為停囚乎有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武昌 棄城走城遂陷武昌之人縣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 去同僚受賊路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明日 械其梁剛數十人以俟命適有吉召入為大司農星吉 陷皂隸董拉三共為盗三固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為 资治通鑑後編

昼りしてを 陸府知府超爾死之法與之來攻也超爾募兵得數 哭投江而死 泣 公堂賊脅以白及起爾猶喻以逆順 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亂計不可遇乃歸服朝服出 俯拾到肉納布 帥 不屈且怒罵賊渠不思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 一道使分賞有功者 レス 拒 ,賊敗賊前隊乘勝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並 還 命刑部尚書阿嚕收捕山東賊給敕 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 辛酉徐壽輝將魯法與陷安 賊排超爾下 使 百

取色四車~三寸 洪城陷被執械至壽輝所述祖罵不報壽輝怒支解之 士申陷中興路污陽推官象山俞远祖 領民兵守線水 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下 食肉以給贼之不防已至夜自經死事聞贈超爾河南 脅斷而死賊情其不降復以布囊纏其屍舁置其家超 行省参知政事侯氏寧夏郡夫人表其門曰雙節 爾妻侯氏出大哭且列酒內滿前渴者令飲酒饑者令 爾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超爾左 . 資治通鑑接編 辛未徐壽輝兵陷沔陽府 丙

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微諸鄉路聚木石於除 抗 慰使錦卓爾巴哈葉城走山南康訪使布理裕敦以兵 其犯中與也山南宣慰司同知伊古倫實出戰眾漬 江 主簿伊遜特楊爾顧出擊賊輔大喜向天歷酒與之 聞之亦通去總管李輔雖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 賊舶 射賊多死明日賊益兵來襲東門力戰被執不屈 與 布 艦蔽江而下行省右丞博羅特移爾方駐兵 敦 順 帝 俱追今從忠義 忆 云錦卓爾巴哈 傳 武昌既陷江西 於 宣 大 與 而

Ŀ

卷一百七十

文とコラ ハナケ 將士奮擊發火部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 果揚帆順流鼓謀而至舟遇椿不得動進退無措輔 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會西南風急賊船數 樂吾属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抄暗植沿 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簿我尚失備 里鄉丁依險阻東高下木石横屍嵌路殺獲二萬餘 先士卒大呼陷陣伊遜特穆爾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 塞處過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輔身 剪治通鑑後編 主 帥 黼

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遂陷南康路時賊勢逾威 結豪傑至是與孫德崖及前其魯其潘具等起兵攻城 殖貴産由是豪里中子與知天下必有變乃散家財陰 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乙亥朔豫州定遠人郭子與起 省上輔功拜江西行省参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 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葉城道輔中外接絕賊 兵自稱亳州節制元即順紀事銀子與兄弟三人皆善 甲申鄒平縣馬子昭為亂官軍捕斬之 乙酉徐壽

年少口屋と

卷一百七十

文色日子 人上台 諡文忠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東方集賢待 死於賊事聞贈輔淮南江北行省左丞追封隴西郡 具棺葬於東門外黼死踰月參政之命始下冕居類 馬黼與兄晃子重將俱罵賊而死都民哭聲震天相率 **脾布戰具賊已至甘索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超趣** 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堅圖巴哈自北門道輔引兵登 不敵揮劍叱賊日殺我母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補監 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之而賊已入矣與之巷戰知力 沒治通難後納 亦

復之 陷濠州據之 制 生ノロた 置安東安豐分元帥 致 王權張椿陷澧州龍鎮衛指揮使俺圖喇哈曼等即 徐州內外摩聚之衆限二十日不分首並與赦原 仕於家聞命即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樂賊不敢 月賊 丙戌霍州靈石縣地震 褒贈仗即死義者宣徽使特穆爾等二十七 侵滑濟命德珠為河南右丞守東明德珠 俞 溶州 本 立二 ت 府 + F 参一百七十四 六 = 已丑遊皇城 ď + 庚 房 子 ナ 州賊陷歸 Ð رط 克 庚子 郭子 辛丑鄧州 光 戊 時 師 子 賊

壽輝將許甲攻衛州洞官黃安撫敗之 文とフラーへいた 九陷瑞州總管禹蘇福萬戶張岳 擊敗之 月乙已朔追封太師忠王瑪扎爾公為德王 從壽輝起兵為元帥人稱歐道人至是引兵掠江西 納票補官之今凡各處士庶果能為國宣力自備糧米 左丞相台哈巴哈克復南陽等處 郡縣攻破衣州焚室 廬掠人民以去令别将守之 徐壽輝將歐普祥陷袁州普祥黃岡人以燒香聚衆 資治通鐵後編 癸丑中書省臣請行 徐壽輝將陶 **去子河南** 丁未徐 諸

為 をジに 中立聞之大驚即率丁壯分塞除要戒守備俄而賊至 陷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時官軍多渡懦不能拒所 驗見授品級改授常流從之 封底及已除茶鹽錢穀官有能再備錢糧供給軍儲 達雪噶齊馬來出戰不能發 給軍儲者照依定擬地方實授常選流官依例性 賴子乘問竊發不旬日眾軋數萬皆短衣草養菌 杷 削 竹為槍截鄉帛為中補彌野皆赤饒州守臣魏 卷一百七十四 失賊愈偏中立以義兵 甲子徐壽輝將項普畧 木 轉 者 在

城而執之並送漸水壽輝欲使從已二人皆大罵不 擊卻之已而賊復合遂為所執以紅衣被其身中立比 友之りる 心島 臺皆用之於是吏部即中宣城貢師泰翰林直學士饒 遂被害中立濟南人大本 密州人也 之鬚髯盡張信州總管于大本以土兵備禦賊又陷其 州周伯琦同擢監察御史南士復居省臺自此始 辰韶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極客院御史 少出幣帛各二十萬匹於追北萬户十户所易馬 資治通經後納 丁卯以出征 馬 屈 戊

銅宜即其地各立銅冶場直隸寶泉提舉司以張理就 書省臣言張理獻言饒州德與三處膽水浸鐵可以成每戶下屋台事 * 10 * 10 * 10 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 道宣慰使都元即台哈巴哈發兵扼黃嚴之澄江而遣義 招來又復為變君輩助我擊之具克則汝眾功也不克 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台哈巴哈 語眾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問賊 銅冶場官從之 是月方國珍復知其黨下海浙東 甫

在片正是人

天己コラーから 一 賊奉至欲抱持過國珍船台哈巴哈瞋目叱之脫起奪賊 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台哈巴哈率部衆張受降旗東 達目動氣索台哈哈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 湖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 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象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 海中年四十九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户齊畢 死五人贼躍入船復斫死一人賊舉樂來剌輒斫折之 刀又殺二人賊横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什投其屍 首治通麵役納

金少正是人 節不隨俗浮沉太平為姦臣劾去相位台哈巴哈獨餞送 封魏國公益也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台哈巴哈尚氣 義士張君壁皆死之後三年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静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中牆崩 軍民官不守城池之罪 已死寧畏禍耶後雖為時相擅斥人莫不避之 都門外太平口公且止勿以我累公台哈巴哈曰士為 獲移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改定西 隴西地震百餘日城郭顏 詔 移 定 知

書來招曰今四方兵起人無辱居非田野間所能自保 去就是時薩哩巴哈率兵欲來復豪城憚不敢進惟 前日人以書招公旁有知者欲覺其事公宜審禍福決 掠良民為盗以微賞民皆恟恟相扇動元璋恐不免於 也盍從我以自全元璋覽畢即焚之數日復有來告曰 逃散元璋亦出避兵不知所向會有故人自亂離中以 州崎嶇三載仍歸皇覺寺居久之寺為亂兵所焚僧皆 7. 7 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資治通鑑後編 朱元璋歷遊光固汝類 諸 日

豈欲予從雄倡義乎果大吉復自念從雄非易事祝 難乃請伽藍卜珍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 金兵匹库全書 盍 子興親 藍 抵濠城入 許我以避兵投之珍躍而立始 文 神 神 集 固 袓 考 馳 宇 實 之 銀辨 門門者疑為謀執之欲加害人以告郭 子與 子與遣人追 旬 活 依 B. 则先有相 2 後 月 説次ト 趦 而 太 者祖實 稄 口從實 有 叁 珓 招 相 執銀 百七十四 迫齊 が 録 招 将 至 追 則 相 證 欲 親 招之 太 知神意必欲從雄 之 脋 之事 Ż. 祖憂 張馳 滁 害 事以 陽 王 與進 後 亂 親王 皇 避 者實録 閏 馳廟 兵 人具 月 陵 祷 甲 戌 實為 1 曰 曰

妻元璋即孝慈馬皇后也其妻辨證曰除陽王夫人妻元璋即孝慈馬皇后也考異子典妾張氏實無以 與因撫為已女至是欲以妻元璋與其妾張氏謀張氏 州人馬公與子與為刎頸交馬公卒以季女屬子與子 愛凡有攻討即命以往往斬勝子與由是兵益威初宿 喜遂留置左右尋命長九夫常召與謀事久之甚見親 旦彼為他人所親誰與共功業者子與意遂次乃以女 曰吾意亦如此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集豪傑一 1 2 ---日前 早 見狀貌奇偉問所以來具告之故子與何也今從見狀貌奇偉問所以來具告之故子與 **資治通鑑後納**

生少匹 而沒盖以其人 次夫 陷 其實 識次 室 行中書省治揚州 周 亦 兵復岳州 出 真 吉安路鄉民羅明速起義兵復之 Ž, 人 今 鞜 托子 例 當哲 夫亦 從 次陋 魚厰 改高 夫解 滁 服後也氏 髙 人釋陽 之基信 是月詔江西行省左丞相左達納實理 帝 書其妄 核 之 帝 女称 之 中 為 意 功問證 陟 不 張 上被 丁 余而又故實可 不 本と 又疑協 張 酉 , E. 而 湖廣行省參政特傑以 皆 生携 表録知高 决 次三二 夫人 矣 帝 夫王子 髙 憂虞疾 帝親 獨 子 西徐壽輝將陳 立淮南 江北 能 敌公高 興 大夫人張八來之時 疢知 之主帝 也人告 之髙 帝 添知彭 陽除 其 A 所以夫陽者於

省官並以便宜行事 政事巴實呼圖及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與江浙行 實理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四川行省平章 南行省平章政事輝和爾巴哈江浙行省左丞左達納 ていずれ ここ 行至中途間商州陷武閥不守即輕騎畫夜東程至奉 論事多爾灣巴勒日多事如此惡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 何顧陰陽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為嫌不相 元而賊已至 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者此尚 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 貨治過鑑後編

歷 好四 庫全書 銀為大錢射而中的者當之由是人皆為精兵金商義 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為兵出庫所藏 平章多托約五日一會集尋有肯命與多托同討賊即 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駐兵沙河軍中夜 兵以獸皮為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 聞賜敕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威而國家獲其用 由與元風翔達奉元道里迴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 額森特接爾盡棄軍資器械收散卒此奔汴梁時文 金

欠己司言 八十 多爾濟巴勒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為平章湖廣矣奏 御史蒙古嚕哈雅范文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 特移爾徑歸昏夜入城明日仍為御史大夫西臺監察 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鎮屯 為各路添設佐貳官多爾濟巴勒赴湖廣關中人遮道涕 濟王在城頭遥謂之曰汝為大將見賊不殺而自潰吾 上丞相托克托怒果左遷多爾濟巴勒而御史十二人皆讀 申外史修入 朝廷以其不習兵韶别将代之額森文亦王事據海朝廷以其不習兵韶别将代之額森 首治通鑑後編

積復武昌漢陽尋再陷 問道偏福寧州知州霑化王巴延乃與監州阿薩圖喇 武建寧賊應必達等攻陷邵武路總管吳諳達巴哈以 法曰生我者公也何逮去我而不留乎多爾濟巴勒慰遣 之不聽乃從問道得出 兵討之千户魏浮用計擒佑必連復其城 江西臨川城都忠陷建昌路 批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巴延與其子 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丙辰江西宜黄賊塗佑與邵 卯特傑及萬户陶夢 賊自邵 江

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殿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 怒叱左右益以跪弗屈遂殿之巴延嚼舌出血蛋善面 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 以長槍椿馬馬仆遂見執善說巴延從己仍領州巴延 阿薩圖喇至善属聲責其拒關噤不能對巴延復垂善 丞相統百萬之師親討叛逆汝輩将無遗種矣賊又執 巴延麾下唯白挺市兒數百人巴延射賊不復反顧賊 馳破之賊師王善 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 į 黃治通鑑後編 ᆍ

金足四库 全書 日我殺賊何言拒耶我死當為神以殺汝言記挺頸受 陽玄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賜玉帶及鈔一百錠給 贼等殺阿薩圖喇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 俸終其身 為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 及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 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耶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 行省平章斜珠以兵復歸州進攻峽州與峽州總管 是月帝如上都 苳 永懷縣賊陷桂陽 甲子翰林學士承告歐 全

完城郭築段防 九代天師給印章 命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琳給宣 趙余続大破賊兵誅賊将孝太素等遂平之 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 官軍止三十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 政實達巴圖唱請自攻襄陽許之進次荆門時賊十萬 夾攻方國珍 己卯四川行省平章糾珠復中與路參 教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恕鄉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 五月戊寅命龍虎山張嗣德為三十 资治通鑑後納 詔天下

ていしの日から

接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在人李後 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偽將三十 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屈萬户率奇兵問道出其後首 為南潭縣尹黎可舉為宜城縣尹扮循其民以賦軍饋 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管軍岘山楚山以截其 顧為內應實達巴圖曾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 城中之民受團日久夜半二人缒城叩管門具告虚實 腰斬之賊自是閉門不敢出實達巴圖唱乃相視形

城破贼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偽將王權 城授之客號而去至期民由絕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十 實宜以藏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徒沙州安置禁 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具底天將 千騎而走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 久三日子と言 昌路 勿與人交通從之 薩特穆爾等言河南諸處厚盗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 六月丙寅紅中周伯顏陷道州 癸未建昌民戴良起鄉兵克復建 資治通想後編 **原辰監察御史薩** 是月大名路 碩

昼少正居 七三 滋縣雨水暴漲漂民舍十餘家溺死七百人 旱蝗饑民七十餘萬口給動十萬錠販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四 中興路松

欽定四庫全書 **沙定四車全書** 馬率泉出中途與賊遇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復射死 至正十二年秋七月旗辰徐壽輝將項普暑引兵自敬 饒犯呈鎖關攻杭州城中倉猝無備参政樊執故遠上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五 元紀二十三 光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大 順帝 資治通 盤後編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執敬降執敬怒此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 三人已而賊來益威填咽街巷且縱人衆皆潰去賊呼 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令欲退保湖州設使賊 征安豐乗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 乗銳趣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輝猶豫未決諸将亦 徳清而杭州已陷嘉輝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 田額森馳救之亦中槍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嘉輝 不碎汝萬段何為降邪乃奮刀所贼因中槍而死從僕 恨

也偽即項奏陽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 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 至鹽橋搏霄產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 免令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簿杭州賊迎敵 誰任其各復拔劍顧諸将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尚 難其行搏雪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 獨勒佛出世以感象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於 州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賊之入城

火己四車至三

資治通鑑後編

慶妙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無不叙省官 簿籍庫金帛悉輦以去平章嘉輝自湖州統軍還舉大 金グモノノニ 復任如故偽師以下據元賊復自呈鎖關悉於潜行省 豪施尊禮顧巴為迎敵官軍刷于市家産並沒入官明 焚城殘傷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里 至臨安新溪新溪為入杭要路命分兵守之而以大軍 乃假搏霄為參知政事便復提兵討之搏霄即日引兵 進至叶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潜遂復其 — 百

兵守多溪多溪三周要路也既又分為三軍一出獨松 侍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 一贼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雷選軍守於潜而賊兵大至焚 縣治既又克復昌化及呈嶺關降賊將潘大衛二千人 除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縣復約曰見旗 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些衛三關搏雷乃先以 動學即發已而旗動學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 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解何其有

|致定四庫全書

货冶

通鑑後編

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持賊巢遂乗勝復安吉 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即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己而 將余思忠至賊岩諭之賊皆入暗室潜議思忠持失投 賊即梅元等來降且言復有即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 徳克之時漸饒諸賊復犯繳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 火起焚其岩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即來降明日進兵廣 潰斬首数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檄州遂平 里霧搏雷引兵擊之己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賊大

托克托為相諱言兵亂哈瑪從而媒蘇其過帝怒召托克托 アノス ラー・フェー 責之曰汝當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字內丞相以 慶路丁酉湖南元即副使碩裕實哈雅尋率兵復之 討徐州賊給敷牒三十道以賞功 已丑湘鄉賊陷寶 辛已命通政院使達爾瑪實理與握客副使圖下堅巴哈 何策待之花克托汗流浹背真寅自乞督軍討徐州許之 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花乾以獨亮天工底內外 兵部尚書楊爾瑪哈穆特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無 货治通过发编

金牙匹庫至少 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 海剽掠身稱島居民高麗國王合巴延特穆爾調兵勒 是月徐壽輝將王善康壽四江二聲等陷福安寧德等 有無治之宜不報遂部花花以達喇罕太傅右丞相分 事哈瑪為中書添設右丞 色點福建元即赫迪爾擊退之 八月癸卯方國珍率其衆攻台州浙東元即伊持 已酉命知極客院事糾珠中書平章政事綽斯 丁未日本國白高麗賊過 甲辰以同知樞密院

托克托發京 師 嘉伊克扎曾呼齊福壽並從花克托出師征徐州 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扶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 既而君正復來攻城率孤軍畫夜血戰援絕城復陷為 解之炳江夏人也 炳死之荆門之初陷也炳 出募土兵得聚七萬復州城 本路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皇 俞正君復陷中與糾珠領兵與戰于樓臺取續奔松滋 安陸賊將俞正君復陷荆門州知州聶 賊將党仲達陷岳州 九月乙亥

發定四庫全書! 金銀鈔帶 癸未中興義士范中偕荆門僧李智率義 徐州有淮東元師禄善主者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 領兵入城糾珠自松滋還屯兵于石馬 兵復中與路俞君正敗走龍鎮衛指揮使掩圖哈喇曼 南分御史臺行極宏院廣訪司等官交章言額森特移 反屬被執大罵賊刳其腹而死 巴尔監察御史及河 爾出征河南功續帝從其言賜額森特務爾金繁腰及 下鹽丁可使攻城乃以禮部郎中禄曾唱為淮南宣慰 し一世北克托至

次足日子~三 晝夜攻之不息賊不能支城破之麻李等通去獲其黃 堅不可猝放光克托用宣政院参議伊熱計以巨石為概 軍奮擊之大破其聚入其郛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城 令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部前射馬首花克托不為動麾 號日黃軍托克托知城有必克之勢已上據與中年卯下 可以攻城托克托復從之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 豪民王宣者言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城市趙勇便提者 使領征討事募瀕海鹽丁五千人從在徐州又有淮東 資治通鑑從編

華善擊走之 是月帝至自上都 餘始獲芝麻李械送京師花克托客令人就雄州殺之孝 終今據真申外史修入按元史芝莊李不知其所 也托克托以得芝麻李奏功及班師後伊徹察勒代之月 師旋賜上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錫熊于私第是役 ノニグモア 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極客院同知圖齊等進師平顏亮 遣中書平章政事布紀等即軍中命花花為太師依前 傘強鼓焼其積聚追擒其偽干户數十人遂居其城帝 ٦,٠ 已亥賊攻辰州達鳴噶齊 新黄賊陷湖州常

厚彭而薄趙禍必趙發非彭不可解乃與子與二子往 智數學權專决君用唯唯而已子與禮彭大而易君用 君用街之德崖等遂與君用謀何子與出執之通衛械 猜防會彭趙奔濠德崖等納之二人本以窮感來奔德 乾托命賈魯追擊之 孫德崖等與郭子與不協互相 州之托克托平徐州彭大趙君用率芝蘇李餘黨奔濠州 于孫氏将殺之未元璋時在淮北聞難亟歸念子興素 崖與子與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彭大頗有

六组徐元 金りし 使 訴於彭大彭大 元璋亦被 卓珠云解 月君 州史 負子 上用老順 珠同云弗 L 取俱彭帝 尚據按往 Œ 興 Ī 其卓在淮順未除奔者紀 ひ 甲 左珠以安|帝裁|陽豪|車字| 持 怒 歸 右也理趙紀二之實珠卯 曰我 子 短 以實度借又人後銀之八 興遂 兵 解録之稱於自云不义月 與 在 於父永丁相未書彭蕭 得 俱 此 與卓已義百石滿彭大縣 誰 至 免 而珠之王成併 月大也李 猻 敢 廟既夏彭書卓彭而芝二作考 酮 氏 碑亡與偕趙珠趙書森及彭異 圍其家發 即 與之君稱君亦遺卓今老卓彭 命左右呼 天後用魯用七 人珠既彭珠大 黃記 併准 及惟邀又 敗趙錢明 玉上|吞王|彭君|上書|則君|氏太 大用守於彭用神祖屋 牒使 而則 之專时甲大攻證實 兵 械 云說者面子兵泗午當陷日録

たいりきんこう 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 江東更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問鹽等據池陽 大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衆皆欲走星吉曰畏 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為兵先是行臺募兵 極其精嚴實録以父事為子事大認令悉改彭卓夫之子卓殊其意甚明修實録者殆未及考耳按東依宋將毛實此卓珠死于淮安之明證也元史彭卓珠據淮安偕稱王卓珠元均用益自專未幾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之蔗李故將越越東也泗州扶王以往遣人縣彭趙得級歸則又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受命出師湖廣行至

資治通繳後出

軍乗勝奮擊賊盡殪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 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眉賊窮急回拒官軍官 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升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 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何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 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 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泉爭 泉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 來政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横擊大

金グモとんごって

CALID IN ALL 官軍殊死戰風反為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 時湖廣己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 必不得泊但伏横港中偃旗以待侯過而擊之無不勝 聞遽焼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 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謀而薄之 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項 久糧益乏士卒成因或日東南完實直因糧以圖再舉 柳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級江湖要衝以圖恢復 **新治通鑑饭偏**

得人死力云考異星吉之死元史本傳無月日宋漁為 爭饋以食星吉斤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 數十八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 **賊素聞星吉名不忍害异置客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 火之我軍力戰眾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巴哈與親兵 **贼乗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簽章編為大筏塞上下流** 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泉 面再拜口臣力竭矣遂絶星吉為人公薦明決及在軍

金グロアノン

討方國珍 鳴禽獸驚散陨石數里 スピヨラ 心動 加封王爵 師湖廣 掠誘使深入殪而埋之戰于城北之祥符寺父子皆死 姓許晉與其子如章聚無頼惡少資以飲食販四散抄 以神道碑正之録並載在十一月 十一月乙亥以星吉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出 丙子中書省臣請為托克托立徐州平冠碑及 是月斯黃賊悉衆恩安慶水陸並進上萬 癸未命江浙行省右丞特哩特移爾總兵 资治通鑑後編 冬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 是月斯黄賊陷江陰州州大

金りでたんこと 語以杭常湖信廣德諸路皆以克復旅註誤者蠲其夏 户家古網斯連破之輕舟追北中流矢卒先是網斯鎮 賈魯以 兵圍濠州 而京師足食帝曰此事有利於國家其議行之 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得栗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 稅秋糧命有司撫恤其民 癸亥乾乾北言京畿近地水 江陰時海內無事州人王逢 謂曰太歲在辰侯當保障 一方戰勝恐後不利已而果然接五進 先是中書左司即中田本初言江 十二月辛亥 是月

時名身長七尺脩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怒則毫皆直指 らい日もこくこう 等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慣所貴是歲農民 史修入 察罕特穆爾者系出北庭其祖父從家河據與申外 察罕特穆爾者系出北庭其祖父從家河 皆罷散乃復立都水庸田司于汗深掌種植之事四本 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及汝顏盜發乃奮義起兵沈丘 南漕運不至宜墾內地課種昔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 南為顏州沈丘人察罕特穆爾幼篤學當應進士舉有 百餘項令其蹟尚存可舉行之於是起山東益都般陽 資治通線後編

アシストノー 堡岩選精甲外杆而耕稼於中屬縣獨山八社土壤沃 **冠至非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祭** 兵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之閥抵官十日而 為都元即府移治淮西赴余關為宣慰副使食府事分 自成一軍屯沈五數與賊戰輕克提 噶齊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 計襲破羅山縣事聞朝廷授察军持穆爾汝寧府達嚕 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信陽川羅山人李思齊同設奇 改淮東宣慰司

饒悉以為屯 して 可真 八千字 有栗者親予酒諭勸之而貸其栗約俟朝廷領鈔至即 多爾濟巴勒職專供給軍食時官康所儲無幾即延州民 濟巴勒則丞相終不安盖謂其帝意所屬必復用耳乃命 官人心翕然汝中柏巴克特穆爾言於丞相曰不殺多爾 廣行省時權治遭州既至律諸軍以法而授納栗者以 道路阻不可行或請少留以俟之不從期必達乃已湖 州蘭溪驛多爾濟巴勒自陝西間道行至重慶聞江陵陷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多爾濟巴勒卒于黃 货治通鑑後編

食無珍味徒為我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辨碩猶欲誣之 一百數侵唇之多爾濟巴勒不為動會官軍復武昌至斯黃 還其直民無不從者又遣官耀栗河南四川之境民聞 是無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里矣托克托又遣國子助 喇罕軍助王巴哈 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令坐不重因 巴延巴哈百計後索無不給之猶欲言其供需失期達 其名爭輸栗以助軍的右丞巴延巴哈方總兵承順風 教玩物至軍中風使害之既勒至則及加敬禮語人曰

喜為五言詩於字畫尤精翰林學士承古臨川危素當 矣多爾灣巴勒素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剔遂卒年 客於多爾濟巴勒諫之曰明公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 而不以為私思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當去手 才四十多爾濟巴勒立朝以扶持名教為已任為拔人才 平章軟養之家國之祥瑞吾尚傷之則人將不食吾餘 母為留神於末藝多爾濟巴勒深服其言其在經庭開陳 大義為多間采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為書凡四卷一曰

金グロだとい 章布延特移爾江西平章星吉江南行臺中丞曼濟哈 募壯健為兵得驍勇士三十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平 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帝覽而善之賜名 江浙行省平章布延特穆爾率軍討之布延特穆爾益 贼方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擊取之**遂復銅**胺縣擒 雅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布延特穆爾至乃與俱前 曰治原通訓藏於宣文閣 其賊師復池州分遣萬戸普努賢屯陵陽王建中屯白 靳黄賊之犯江東西也詔

Children John Colonia 發希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 錢穀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其可坐視而不恤哉即大 安慶與池山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而救患之 哈雅及威順王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來求 義我其可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之者 接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布延特楊爾曰何言之不忠也 面渡庫爾討無為州而自率鎮撫巴哈萬戶明安駐池 口以防過上流為之節度已而江州再陷星吉死曼濟 资治通鑑役編

六縣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天爵為學博而知要長於 浙行省參知政事 蘇天爵總兵於饒信所克復者一路 既至風采一新威聲大振所在摩盗咸謀歸教矣 先是江西平章道童以寬容為政軍民懈免額珠心巴勒 不從則乗高縱火攻散之餘干久為盗區亦聞風順服 為亂額琳心勒道出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費 黃賊據饒州競之屬邑安仁與龍與接壤其民皆相挺 圍遂解 江浙行省左丞相額琳沁巴勒移官江西時斯

金にノロトルノニーを

約下惟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無弟如石教之 ステンロ・ハイショ 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此若泰山不可回 學士承古張起嚴辛益文穆起嚴眉目清揚望而知為 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學者稱為滋溪先生 翰林 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嚴起嚴性孝友少處窮 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修名聞四裔安南修貢 紀載著國朝名臣事署十五卷時中原前章凋谢殆盡 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識者謂其 1 资治通鑑设编

錠至元鈔!十萬錠 書添設右於哈瑪正除右及內書添設平章政事哈 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虞無餘 金三上二二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用帝師請釋放在京罪囚 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四字 今從姦臣傳 瑪為平章政事 衆篋無餘財 官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葵者二十餘丧且買田以 江淮蘆荻多為旗槍人馬之狀節間拆 語印造中統元實交鈔一百九十萬 辛未以托克托先言京畿近地水 衛黃二州大旱人相食

嘉努家賜泉嘉努及乳母鈔各一千錠 問北抵檀順州東及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 賴美大司農鄉給分司農司即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 中書省臣言近立分司農司宜於江浙淮東等處召募 牛具農器穀種之用 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個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 利立分司農司以中書右及為蘭哈達左丞為固遜良 乙亥命中書右丞圖圖以兵計商州賊 癸酉以皇第二子育於太尉衆 甲戌重建穆 **庚**辰

とこり見いる

鹽臺屯田八百項除軍見種外荒閉之地盡付分司農 農夫不出四月十五日俱至田所期年為滿即放選家 種宜降空名添設職事教牒一十二道遣使齊在其地 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教民播 有能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者正八品三 其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從之 丙戌以武衛所管 百名者從七品即書填流官職名給之就令管領所募 戊戌癸感太白辰星聚于奎 二月丁未祭先農

天監 領大司農司 甲申部修大承天護聖寺賜鈔二萬銀 左達納實理格諭方國珍 托從之話仍立托克托平徐熟德碑 三月已卯命托克托 州地震 命江浙行省左丞特穆爾江南行臺侍御史 土並付分司農司播種 丁亥命托克托以太師開府提調太史院回回漢兒司 甲寅中書省臣言徐州民願建廟宇生祠右丞相花克 已丑以各衙門係官田地并宗仁等衛屯田地 是月會州定西靜寧莊浪等 **賊聚十萬攻池州布延特**

好厅四庫全書 州武清大與宛平三縣正官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 州仍屬益都路 酉詔取勘徐州汝南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升戶絕籍沒 **庚子以禮部所轄掌新司并地土給付分司農司** 四月戊戌朔特命中書左丞為固遜良楨得用軍器 移爾會諸将分番與戰大敗之乗勝率舟師以進 入官者 降徐州路為武安州以所轄縣屬歸徳府其滕州嶧 立司牧署掌分司農司耕牛又立王田屯署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已已命東安

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散病愈亞却樂不肯汗遂卒官 以今日己午時取城池然後食魯上馬魔進抵城下忽 奉古統八衛漢軍頓兵於濠七日矣爾將同心協力必 魯及豫州同總兵官平章裕克察勒督戰魯誓師曰吾 黄等賊聞風皆奔潰 壬午中書左及賈魯卒于軍中 信州元帥韓邦彦哈默取道自檄州浮梁同復饒州斯 省左丞相額琳心勒江浙行省左丞羅羅引兵取道自 官巡視渾河限岸或有損壞即修理之 辛未江西行 資 冶 通 二 後 滴

人殺丘義及所仇富家焚其廬舍延燒居民甚衆自懼 子仁集衆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怒決戰子仁衆潰 獲罪乃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謀起兵行至丁溪大姓劉 報其怨與其第士義士德士信 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 富家多陵侮之或弗剛其直弓兵丘義屢辱之士誠欲 軍解圍去 乙未泰州賊張士誠 陷离郵據之士誠泰 州白駒場亭民也以操舟販鹽為業少有齊力無頼諸 入海士誠遂乗勢攻泰州有眾萬餘克與化結寨于德

多戶四庫 全書

ここうう ハルラ 丹顏必死謂其三子寶通哈鳴丹錫實勒曰汝華可出 · 燕衛軍及真除萬户府等官見販勢熾皆通走納蕪喇 慰司禄約燕喇丹以兵桿德勝湖賊船七十餘枪乗風而 勝湖朝廷遣使以萬户告身招之士誠不受命淮東宣 果猝至納蕪喇丹麾兵挫其鋒賊鼓誤而前乃發火箭 屯兵東門納蘇喇丹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琛鎮賊 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既而士誠襲高郵 火蘇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綠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 斱 ;6 通鑑後 15

復江州 兵得七百餘人六月丙申朔還至豪郭子與喜以元璋 國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曰天祐恭異按明太祖實 走寶通等不肯去遂皆死之士誠陷高郵據以為都借 禍及已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豪人徐達等二十 為鎮撫時彭大趙君用駅下無道所部多横暴元璋恐 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敗走之進 從元史本紀年正月甲子朔 濠州圍解軍士多死傷未元璋乃歸鄉里募 是月布延特穆爾以舟師與賊戰

たい可言三言 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助許 多人無益滋之疑耳乃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即出見 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元璋曰此機不 四人南去客定遠中途遇疾復還聞定遠張家堡有民 諾請留物示信元璋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令諸 元璋曰郭元即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敢欲來 其營遣二将出大呼曰來者何為聚恐請益人元璋曰 可失也乃强起白子與逐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實公河 资治通缉後編

事不許矣彼且欲他在元璋即率兵三百人抵管誘執 軍假裝且申客約元璋還留聚俟之越三日聚還報曰 長大面鐵色騎勇絕人 丁酉立皇子阿裕爾實理達喇 把頭得八百餘人緣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横澗山元璋 為皇太子授以金寶詔天下大赦命右丞相花苑其為 事院詹事 命花雲夜葉破之大亨舉衆降軍聲大振雲懷遠人體 其師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 **海子知極容院事實喇巴圖總河南軍平**

子ラしたと

泰州 高郵不得入賊給日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 往招降被拘久之賊首自相殺始縱齊來歸俄而與化 章政事達實巴圖爾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克復 陷行省以左丞便哲寫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髮社 安陸府 湖已而高郵破省憲官皆通有詔凡叛送者赦之詔至 西廉訪副使額森巴哈為淮西添設宣慰副使以兵討 初張士誠陷泰州河南行省遣知高郵府李齊 癸卯沃濟野人以皮貨來降 辛亥命前河

を一日和八日

货治通鑑後編

是月布延特移爾進兵攻斯州擒偽即魯普恭遂克其 士第一論者謂大科三魁岩台哈巴哈沒海上李輔陨九 新之乃曳倒粮碎其膝而<u>尚之齊廣平人元統初擢進</u> からして しっしゃ 三至 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為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 至則下齊獄中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 江泊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福壽討張士誠 壬申湖廣行省參政阿嚕輝復武昌及漢陽 秋七月丁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潮日 第一百七十五 記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城進兵道士洪焚其柵抵崩溪口殲黃連寨販果分兵 贖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 敗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獨存亦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 遠人李善長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 平巴河於是江路始通 1,12.17 wat Airtis 務協諸將以成功母效彼所為也善長曰謹受命太 今奉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奉雄中持案 上鄭 達名 大臣 度類漢高祖天下不足定也記云上等與善長從容談論 朱元璋率兵畧除陽道遇定 治通鑑後編

漢是華因 金厂世 臣目吏者午録之三薦及 萬時長問 平則之耶治載不顾基其 俗如心太書善謂中此他君居稱善 飞 儒侯 善祖 善長鄭山時龍 臣除金長 鋒 唐雅長之長當氏中 好鳳相陽華剛 陋奴之於學元通山木戊命甥 宋可 前 往將為善家季儒談必戊善館源方 行 在不 吏長 草隱亦經 知克長名上蕭 遇官 如得審一若居剽世有婺典位曰何 矣則請東取大兩上司在 孤徐 此為 軍 人始書諸所建百 宜雨必白軍山俗客 嘉漢|欲以門思說琴|也名|記將|聞可 削之韓文|俯佐|如髯|流見上之青方五 干 之宗胥吏伏明此如俗源戒後 是吏相於主又韓有萬勿安 有信 之從前以黃焦英子言得 月 割誰 |名一|宣安|金葛|烈克|諸偃|基可 進 劍 攻 標則隱天開生傳處將紙按方 躍 隱曰居下國識稱始得稱高張 馬 |遯知|高按|功者|太有|失孤 棤 陽 之小尚庶臣强祖人遑以帝者

炎之四事全書 / 除者兵勢重可慮也君用聞之心頗恐待子與稍以禮 昔因於彭城南趙豫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滾而 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戰士多死而彭大亦亡唯君用專 共守盱眙元璋以二人養暴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 除陽因駐師馬彭大趙君用挟郭子與往四州遣人邀 據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别部在 兵柄很戾益甚將圖子與元璋 憂之遣人說君用 曰公 其陣而過敵大為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遂克 资治通鑑後編。

子與乃得問將萬人至滁州閱元璋所部兵三萬餘號 路治中督遣之任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干艘據 薩為淮西元即供給烏薩軍進討嶄黃 院使托和齊以兵復江州路 今下 こんんこ 月太白再經天 是秋大旱溪澗皆酒 日有食之 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 已丑建皇太子鹿顶殿于聖安殿西 八月帝至自上都 左遷四川行省平章鳥 冬十月庚戌 九月乙丑朔 資正

てこりう とう 善進基行省都事聞之朝而國珍使人浮海至京賄用 青田劉基持不可曰國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左丞稱 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爾温斯等率兵討之 下年十四通春秋編及五經凡天官陰符家言無不精 并罷左丞特理特穆爾國珍遂不可制基讀書七行俱 事者許國珍官聽其降坐基擅持威福奪職羈管紹興 先是江浙左丞特理特穆爾議招撫浙東元即府都事 析其與初舉進士揭奚斯深愛重之曰子魏玄成流也 资治通鑑役的 羊田

書入行省幕府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浙江儒 府于崑山州以浙東宣慰使納琳哈明為正萬户宣慰 遂放浪山水間多為詩歌以自適 命立水軍都萬户 學副提舉上言御史失職數事受臺押歸至是又被謫 金グログノニー 討之權元璋皆不得與且日跡遠而事之愈恭既而官 副使董博高高副萬戶 是月撒世祖所立擅殿改建 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從自是征 郭子與居除再閱月感於讒言悉奪朱元璋兵

東皆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與頗內恨時諸將各有所 璋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元璋直前奮擊 獻元璋所至禁剽掠即有獲以分部下無所獻子與不 軍圍除有踏元璋戰不力者子與信之即令其人與元 とこりる ハニ **悅馬氏知其意悉所有遗子與妻張氏張喜由是疑蒙** 事平願為民者聴 漸釋 十一月丁亥江西右丞和尼爾齊以兵平富州臨 江遂復瑞州 是月立義兵干户水軍干户所于江西 十二月癸卯乾托請以趙完普家 资油通鑑资编

雷鳴少項有火見于東南懷慶路及河南府西北有聲 産田地賜知樞密事僧格實哩 疾戍京師天無雲而 省右丞達實巴都圖復均房等州部博羅等守之達實 雅及四川行省参政哈琳圖左丞僧圖實理西寧王雅 如擊鼓者數四已而雷聲震地 山中獲偽官四百餘人 军沙合軍討徐壽輝于斯水拔其偽都壽輝通入黃梅 江浙行省平章布延特穆爾南臺中丞曼濟哈 陝西行省平章博羅四川行 是月大同路疫死者

亦當在元兵解国之後工事審不者於日之冬也以奔豫之時與實銀異以立 托克托信任汝中柏由郎中為參議中書自平章以下見 其議事皆唯惟獨右丞哈瑪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 てきつい 人にい 月官諸殿宇以官官留守額森特楊爾等董其役 都圖討東正陽 從為當年魯 之正在冬死 是歲自六月不雨至八月 是冬彭大之子卓珠自稱曾准王 而以彭髙 明太 本祖 洁 不時趙帝 通鑑後 在勢偕紀紀實 自徐本亦亦 編 記録 二辨 姓盤 造清寧殿前山 借曰 之雖陵云稱除日草厚明俱陽 壬廟 實稱調將辰碑

之言聽計從亦薦西番僧嘉琳沁於帝其僧善秘密法 克達實巴朗等十人俱號伊約克圖噜持穆爾性姦狡帝愛 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乗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 哈瑪之妹将集賢學士圖噜特穆爾故有龍於帝與将 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 術媚帝帝習為之號延徹爾法延徹爾華言大喜樂也 中柏因踏路馬於花克托出哈馬為宣政院使又位居第 三哈瑪由是深銜托克托初哈瑪當陰進西天僧以運氣

金ラロムノニョ

大田のはんつ 處室口色濟克為格依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奉僧 者媒入宫中數日乃出伊納九章至此採八郎者帝諸弟 以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取良家女奉之 法亦名雙修法曰延徹爾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部 也與諸伊納克皆在帝前相與亵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 耳目刺探貴人之命婦及士庶之室家擇其美而善淫 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伊勢華用高麗女為 出入禁中無所防開配聲穢行著聞於外雖市井之人 货治通鑑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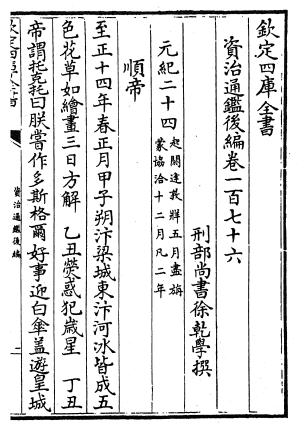
濟妻真定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識謂潛曰事急矣可 金りていたとうで 健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塵 潘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福州陷眾多潰去潘獨即 健將之浹旬間眾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 為欲去之未能也 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圖嚼特務爾等所 聚兵以桿一方於是盡出查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 縣拒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將與連江寧善鄉巡檢劉 江西賊即王善冠閩官軍守羅源

戰三時項濟中箭隨馬健下馬披之俱被獲濟愤戟手 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 弁擒善及兔 結死士百人許為工商流马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課賊 屍產之健歸請兵於即府以復父警弗聽健盡散家貨 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贼善義之舍健使飲濟 之指且盡斫兩脫次及兩足濟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 大罵賊縛濟陷下先斫手一指罵彌属再斫一指亦如 こうすること 首陳伯祥來獻磔之事聞贈濟福建行首檢校官授健 資治五 沒 過

南人也 原郡侯 首江二蠻福寧遂平事聞贈巴延濟寧路總管追封太 **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都紅衣軍來以為偽帥康** 古田縣尹為濟立祠福州北門外有司藏時致祭濟河 携就食永春永春縣尹盧琦命分請浮屠及大家使食 將軍並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 及林德誠起兵討賊乃望空摩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 泉州大餓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 知福寧州王巴延既死賊時親其引兵出入

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先是琦任永春初下車即眼機雙 日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甚吾邑長乃以 文風翁然隣邑仙遊盗發琦適在彼境盗遥見之迎拜 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宫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 止横飲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 請縛其首以自新琦許之首至琦械送即府自是威惠 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諭以禍福衆皆投及架 行於境外故泉民皆來就食 育治通衛炎臣 チル

	1	1	[1		
- 2-	1	1	1			1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五					1:		
-7.]			
冶							
誦			l				r
1114		1					
鶴				1	1.1	1	
15			1				
12						ł	
好						ĺ	
לטואליו אני	1				1.5		
春						1	
_	1						
					ľ		1
百					l .	-	
L	- C		1				
~		1					
+	1.5						
T							
14		l			1 2 2		
	!	1		l			
						ĺ	
	4.5			1		l	
	100						
							1
				-			
							[
					1		
			l .				
		1					



實為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喇瑪選僧一百八人仍作多 泰和羅于浙西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故命師泰和 鎮江水軍萬户府命江浙行省右丞福嘉里領之 斯格爾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毋擾於民 二月立 十二人賜薛朝晤牛繼志等及第出身有差 河南淮南两省並立義兵萬户府 耀得糧百萬石 田歸之 三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已已廷武進士六 建清河大毒元忠國寺以江浙廢寺 遣吏部侍郎貢師 壬申以

アングログ へこ

天之四事全事! 修砌北巡所經色澤嬪黑石頭河西沿山道路創建龍 而出者無數識者知為天發殺機也 買馬于北邊以供軍用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 擬義兵立功者權任軍職事平投以民職從之 皇太子行幸和買駝馬 于盧溝橋 每匹給鈔一十錠 汾州介体縣地震泉湧 五月甲子安豐正陽賊圍廬州 是春大雨凡八十餘日奉龍穴地 资治通鑑後編 是月帝如上都 丙子類州陷 夏四月癸已朔 是月中書定 造過街塔 是月詔 詔和

以名之 嘉里會達實時接爾復進兵討之 已酉彭早住趙 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戸府募土入為軍免 椒縣克之 其差役令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銷蘆故 穆爾以兵討士誠敗續諸軍皆潰詔江浙行省参政福 募寧夏善射者及各處回回珠赫殷富者赴 六月辛卯朔張士誠思揚州丙申達實特 郭子與以鎮撫朱元璋為總管率兵攻全

門等處石橋

皇太子徙居宸徳殿命有司修葺之

卷一百七十

災定四車全書 用 |濠郵| 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泗州 陷盱眙縣康戍陷泗州官軍 士兵 云道 今 彭月 趙彭 誠而 至自上都 分州孝義縣地震 攻繫 東早 秋七月甲子潞州襄垣縣大風拔木偃 揚於 **洪兵** 武豈 州張 屯住 四趙 實能 州君 陷誠 江西行省左丞相額琳沁巴勒以疾 銀速 則用 盱凫 資治通鑑後編 知邀 於及 眙揚 陷上 甲盱 及州 月其寧路榆次縣桃 盱将 午眙 泗之 四者彭町 載異 七个 皆潰命刑部尚書阿噜 州下 月攷 盱國 克俞 胎初 是故 趙泗 之滁 陽記 陷雄 兵陽 也王 之事 酸銀 下銀方諸 指略 其 起 名 日為高

童乃移容江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 童以兵平富瑞二州分鎮其地商歲大旱公私置之道 于官追封齊王益忠獻時左丞和尼爾齊及平章政事道 **韓伯遜曰去年許可用為河南左丞今年 吕思誠為湖 丞吕思該復為中書左丞思誠初左遷湖廣貽書參議** 敢犯其境道童高昌人也 十的入唇鈔二貫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賊亦不 民約三日人雜官米一斗入唇鈔二貫又三日買官鹽 九月旗申以湖廣行省左

文之曰:「二日 之曰若等能殺日左丞子自是無敢復至俄名還中書 各愛滿諸省各翼軍馬討張士誠點防予奪一切無政 去三日城復陷 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 而入思誠於是申號令戒職事修器械革城郭明部伍 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随其後竟不煩轉勵 將曰城據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為此來出其 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 辛酉命太師右丞相花克托總制諸王 资治通磁设施

趙宜治以侯部命 以宣政院使哈瑪復為中書平章政 衣各一領盖海青鷹房閣連延數百問干門萬戶取婦 執元即伊特點色黃嚴州達嚕喝齊米巴延布哈知州 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亘干里金鼓震野出師 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 女實之為大喜樂故也 之威未有過之者 丁卯立寧宗影堂 甲子封髙麗國王托克托巴哈為潘 濠州兵陷六合縣 是月以穆清閣成賜工匠皮 方國珍

一てこり回へにう 安豐 張士誠戰于高郵城外大敗之遂遣兵西平六合是役 奏事先啓皇太子 丁卯托堯領大兵至高郵卒未與 縣祀盖子 明著天如 托克托師次濟寧遣官請闕里祀孔子過鄉 章政事慶重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頼 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栗薪業之屬成取具於江新 冬十月戊成詔達實巴圖唱及台哈巴哈等會軍討 甲辰的加號海神為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 十一月丙寅敕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凡 资治通鑑後編

當斷於心何禱也遂即師趣六合與財再成守及梁壘 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不吉為解元璋日事之可否 棄大事乎子與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官軍號百萬諸 發兵朱元璋曰六合破除不獨存唇齒也可以小憾而 戰尋以計給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遺婦女倚門戟手 官軍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官軍去之話且復完壘與 大馬官軍錯愕不敢逼遂列隊而出徐引還除州既而 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州郭子與與其即有隙怒不 卷一百七十

金ケセをノント

課而出官軍敗走元璋恐益兵來及謀叛其即乃具牛 官軍復大集元璋令再成任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 九三日至八三日 馬即日解去由是除城得完子與無意遠略但欲據除 謹遣搞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者備他盗耳將軍幸 酒飲所獲馬遣父老送還告其即曰城主老病不能行 白王元璋因說曰除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無形 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冠未減非併力不可奈 何分兵攻良民乎其即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 资治通鑑役編

勝可據不足居也子與嘿然元璋遂不復言 真之何所以故外不行至是哈瑪遂訴於·奇后曰皇太 釋京師死罪以下囚 十二月辛卯絳州北方有紅氣 如火蔽天 托克托之出師也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 實巴圖噜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 為後患額森特移爾不從哈瑪知之甚恐先是皇太子 俾輔額森特稳爾汝中柏累言哈瑪必當屏斥不然必 之立哈瑪與托克托議授册實禮托克托每言中宫有子將 皇太子修佛事 是月達

白いろし・ト とって

皇后既頗信之哈瑪復與宣檄使汪嘉努之子僧格實 子既立而冊實及郊廟之禮不行者托克托弟之意也 理額森特穆爾之客明理明古 語諸太子會額森特穆 收御史臺印令額森特穆爾出都門聽古而以汪嘉努 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額森持穆爾庸材鄙器站 風指効奏托克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己 汙清臺綱紀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始兄詔 爾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表賽音已哈等承望哈瑪 又引了四八十二 資治通鑑後高

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說托克夫頓首謝曰臣至愚 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語我而我不從是與天 辛亥韶至參議龔伯燧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丞 **效命高郵城旦夕且破而忍聞有語解軍軍中皆大哭** 察爾加太尉燕蕪知極密院事當是時及相督軍将士 移爾安置寧夏路陸台哈巴哈為河南行省左丞相裕曾 為御史大夫丁酉語削花克托官爵安置淮南路額森特 相出師時當被客旨今奉此一意進討可也記書且勿 卷一百七十六

荷天子龍靈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 者多從紅軍如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吴者是也臣大 釋此重負上思所及者深矣先是大臣子弟領軍從行 申外史修入是日花克托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子弟以下據與是日花克托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 喇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 將便各帥所部以聽伊庫察勒蘓蕪節制客省副使哈 至不即散者當族誅以故宣語畢即時解散其無所附 者哈瑪歷告其家陰遣人先來軍中白其長曰詔書且 スルロニュムナラ 资治通鑑线编

變告龔伯燧勘托克托勒兵北向者下其事建問詞連中 前核劍列頭而死充托居准安一月復有古移置伊吉 討賊累立功部還其印仍鎮湖廣是月紹與路地震達 丞 書左丞為固遜良楨簿對無驗伯毯伏誅良楨仍為左 達音死之 實巴圖唱復河陰軍縣 **剪路即漢居延塞也西南距甘州一千五百里** 初威順王寬徹普紀以賊據湖廣奪其王印是月 是歲部諭民間私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普 **经賊自來陽鬼衙州萬户許** 有

金万里屋

基一百七十六

帶四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萬一自後宫至前宫山 製官漏約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置陰藏諸壺其中 **瓦簾棚穿廊兩暖閣後吾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 董其事帝自製船樣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 食者 帝於內苑造龍船命內官供奉少監達斯巴哈 减二分永為定例 スピコラーとう 金妝前有兩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 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 京師大饑加以疫癘民有父子相 资治通鑑後编

舞名為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辯戴象牙佛冠身被櫻絡 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退立 時至斬浮水而上左右立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 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 淫游宴以宫女三里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 側者皆翔舞匱之西東有日月宫飛仙六人立宫前遇 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當鐘缸之鳴獅鳳在 如前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鮮有時帝怠於政事荒

金グしたとうし

哈管領遇官中讃佛則按舞奏樂官官受秘密戒者得 一人と すること 管小鼓筝案琶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官者長安特巴 人練椎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 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宫女一十 心皇皇總管成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錄募勇敢之 太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鞍各 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盗阻絕来直翔湧民 入餘不得預 武昌自十二年為污悉所殘燬民死於 **對治通鑑後編**

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耀栗於太平中與民賴以 薦禮部即中具當世居江西習知其民俗且其才可任 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 全活者聚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 兵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賊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 政事者語特授江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參政和尼爾齊 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頼以安 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為兵得五干餘人設萬夫 大臣有

金ケセんへい

容岩賊入輕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敢復犯賊恃習水 一欽定四庫全書 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先是樞密院都事徐人 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雷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 在大級德勝两湖間凡十有二悉駒平之即其地築美 豐渠光鄭天瑞道鄭原自刎死當澄之孫也 樞客院 建昌界拍安新城孫搭擒珍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 判官董博霄從丞相托克托征高即分成鹽城與化販果 力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浙入閩至江西 資治通鑑後編

萬户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汝中柏陰沮之減其軍半 勝拔十餘岩將抵高即城分兵三隊一趣城東備水戰 水岩夜漏三刻下令街及超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 初命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准南行省節制普次范 前幸與普步兵三萬保為取之托克托遂命權山東義兵 卸之策且曰高郵員重湖之險地皆沮如騎兵卒莫能 石普以將暑稱從院官守准安請丞相托克托面陳取高 抵縣即登城樹騰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水陸進兵乘

大字可言 八子司 數合賊益至左衛為賊槍所中猶手握其槍以斫賊賊 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接絕被創墮馬復步戰 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為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入 即馳回遂為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勒餘兵血戰良久 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抒蒙古軍惟怯 軍望之按甲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干騎 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闊門賊懼謀棄城走而援 為奇兵虞後一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通 資治通鑑後編

泉横槍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而死 朱文正元璋伯 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 十五年春正月年未達斡爾多儒學教授鄭垣建言蒙 **已元璋見而憐之收以為養子** 甥見舅如見母也命與沐英同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 能存至是亦來歸文忠年十二年舅衣而戲元璋曰外 陽遂來歸好子李文忠以母卒隨其父走亂軍中幾不 兄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季父相失至是聞駐兵除

金グレノニー

「てこうことこう 禮法不報 丧又收繼庶母叔嬸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絕以 徒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丧 努自殺妃妄皆陷寬徹普紀走陝西時河南賊數渡河 何思南以大船四十餘隻水陸並進至污陽攻倪文俊 文俊以火筏盡焚其船接待努福嘉努皆遇害而報思 且載妃妄以行兵至漢川縣鷄鳴汉水淺船閣不能行 電徹普紀令其子報恩努接待努福嘉努同湖南元即 丁丑徐壽輝将倪文俊復陷沔陽威順王 資治通鑑後編

能飛渡所以剥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 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天聖黃河為之障賊兵卒不 大河之險己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 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禁是 朱元璋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令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 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為之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即而防禦稍嚴 摇國勢将若之何語未畢 哽咽不能言字執以下皆 除師乏糧諸將謀所向

金人口匠人一

實資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 兵令擬置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椎衣青衣伴為彼兵 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也郭子與曰如何 ころうりっていから 以四豪駝載賞物驅而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 元璋日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衣二其文曰廬州路義 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絲衣兵繼其後天祐至院陽關 前破之必矣子與從其計使張天枯將青衣兵超繼祖 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 資治通鑑後編

ターととしてん インデモ 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誤 遣使來招降子與益恐召元璋與謀元璋乃呼使者入 適與官軍遇急擊之追至小西門城上急抽橋湯和以 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界直抵城 特穆爾夜通再成敗歸謂天祐陷沒俄又報官軍入除 刀斷其索天祐等奪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額森 利中矢走官軍追至干秋壩日暮收兵還天枯等始至 下平章額森特穆爾急閉門以飛橋槌兵出戰再成不

急屬元璋率兵往仍規取和陽至則天祐已據城矣乃 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我不敢進子與從之 **叱令膝行見子與衆皆欲殺之元璋曰殺之是速其來** 與部曲未肯屈服獨湯和奉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 之諸將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元璋則然名諸將謂 してこうち へいう 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各相携而去民大悦 曰諸君自於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聚凡 入撫定其民子與於是命元璋總和陽兵時諸將多子 5治 通常後高

金をでたノニモ 鈔二兩五錢仍給牛種農器命司農司令本管萬户督 寅以各衛軍屯田京畿入給鈔五錠以是日入役日支 本國子生當上書干知樞密院事馬扎爾岱請開武舉 撒鹿邑縣太清宫材建宫關連道等各遣子入侍連道 文都為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為平章劉六知樞客院事 國號宋建元曰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連道越 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 丙辰太白經天 二月已未劉福通等自楊 卷一百七十六

濠四義兵萬户府并洪澤等處義兵聽富民願出丁壯 是遂相小明王杜遵道事據点 義兵五千名者為萬户五百名者千户一百名者百户 夫汪嘉努為中書右丞相中書平章政事界珠為左丞 史遵道知不能行其策乃棄去適類州為紅軍舉首至 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瑪扎爾岱以連道補本院掾 仍降宣敕牌面 こうでこうはこ 壬申立淮東等處宣慰使都元即府于天長縣統 是月命刑部尚書董發等與江西行 かな台 戊辰命太傅御史大

省平章政事犯顾齊專任征討之務便宜從事遣使先 子三保努 崩州安置家産簿録入官 之罪卒丑部流托克托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額 攝太尉持節授皇太子玉册錫以晃服九旒祇謁太廟 進討 降曲赦諭以禍福如能出降釋其本罪執迷不悅剋日 森特穆爾于四川碉門托克托長子哈喇章肅州安置次 托克托既命移伊吉齊路臺臣猶以謫輕疏列其兄弟 三月癸已徐壽輝 兵破襄陽 癸丑太白經天 甲午命汪嘉努

和州郭子與故與德崖隙間之怒自於來和德崖聞子 璋率兵擊走之濠州循助孫徳崖亦乏糧率所部就食 **坐先各遣兵分屯新塘高望青山雞籠山道梗不通元** 二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聞德崖為子與所執 乏糧時太子圖托堅 及樞密副使糾珠瑪 民兵元帥陳 與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元璋送其軍出城行 拒守間出竒兵擊之官軍數敗多死者乃解去城中復 是春薊州雨血 官軍十萬攻和州朱元璋以萬人

元璋大驚亟呼耿炳文吳楨 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 宿將欲代統其軍天敏恐不能制乃以書邀朱元璋為 張復諭其衆歸元璋於是子興亦釋徳崖去既而達亦 道者然恨擁元璋行數里遇德崖第欲加害有張某者 恨而終子與既卒衆推其長子天叔為元即而德崖以 脫歸子與勇悍善戰而性悻直不能容物以德崖故飲 力止之子與間元璋被執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往代 夏四月壬戌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盗賊阻隔所

欽定四庫全書

行省三年一次遷調福建等處關官亦依前例從之 南三品以下通行選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江浙 癸酉以中書左丞相則珠 為右丞相平章政事哈瑪為 在關官宜遣人與各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 遇春剛毅多智勇喬力絕人年二十三為奉盗劉聚所 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聞和州恩威日著兵行有 左丞相太子詹事僧格實理為平章政事縣縣為御史 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於哈瑪兄弟矣 懷遠人常 治通鑑 編

一分定四库全,官 ~~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博囉巴哈及淮南行首康 無能為也僕得効力於賢者雖死猶生元璋曰能相從 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盗耳 律獨率十餘人歸附請為先鋒朱元璋曰爾飢故來歸 翰林待制瑪爾瑪勒集賢待制孫搖拍安高郵張士誠仍 渡江乎取太平後屬我未晚也 是月帝如上都 誠罷之 寧國歌事麻姑華陽諸山崩 訪司等官商議給付之 御史臺勁奏中書左丞吕思 五月壬辰復

1. 1. 101 · 1 . 1. 1. 10 歸齊杜遵道檄授郭天叔為都元即張天祐右副元即 襄陽路部削台哈巴哈官爵台哈巴哈以軍士乏糧之故遂 朱元璋左副元即元璋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 史伊哩呼圖等効其慢功虐民乃削其官爵仍伊率領 騎蹇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 和齊温從征命四川行省平章達實巴圖噜總領其軍 唐戌倪文俊自污陽復破中與路元即多爾濟巴勒元· 亳州遣人招和陽諸將諸將惟張天祐往尋自亮 资治通鑑後編

陽而相城閘馬場河等隘口皆為中是曼濟哈雅水岩 第刻平而城中乏糧元璋與諸將謀渡江無舟楫有趙 於人邪已而諸將議籍為聲援遂從之紀年稱龍鳳然 附吾事濟矣遂親往與菩勝等會就觀水道以舟出和 發兵為導元璋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果湖水軍來 普勝前通海者推聚萬餘船干艘據果湖結水岩與盧 事皆不禀其節制和做不受以下時和州西南民告次 州左君弼有隙懼為所襲是月遣命通海間道來附乞

アンプロプ

我也遂來張發果湖舟魚貫而進至黃墩趙普勝以所 「ハゴミ ごう 雅于岭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操舟如飛左 軍習水戰命原永安張德勝俞通海等將之攻曼濟哈 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波江之計諸將成欲直 雅軍來互市逐執之得十九人皆菩操舟者令其教諸 部叛去餘舟悉至和陽乃降舟之未至遣人誘曼濟哈 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處皆水深丈餘元璋喜曰天助 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可通大艦已而大雨無 貨治通 , 後編

四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遗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陛 監察御史哈琳圖 朔奏花光之師集賢大學士具直方 采石就後金陵可圖也 六月及亥太白經天 丁卯 為翰林待制賜以御酒名幣玉解疾不起而為表以進 命玉带 超金陵元璋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 御史委格等辦明中書左及吕思誠 給還元追所授宣 及其參軍黑漢長史和理齊等並宜追奪從之 丁丑保德州地震 監察

食ダロアノアを

10/0.107 w 1 /ch.10 . / 刻及岸守者陣于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猝登常遇 備禦令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項 朱元璋即諸將渡江與廖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 是月 從之遂拔采石沿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匮乏 春飛舸至元璋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 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 元璋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 资治通鑑後編

東下諸将大驚問故元璋曰成大事不規小利此去太 各欲取資而歸元璋謂徐達曰如此則再舉必難江東 等率义老出城迎謁安見元璋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 橋直趨城下縱兵急攻遂拔之平章旺扎勒巴哈與愈事 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為諸將乃聽命自官渡向太平 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今悉斬機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 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哈楚太平路總管斯義出 東門赴水死元璋曰義士也具棺英之者儒李習陶安

質非常人也我革今有主矣師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 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 長為我戰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士卒欲剽掠者見榜 · 安定四軍全書 東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 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殺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 迪獻金帛即以分給諸將士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 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居邑互相雄長然 定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 黃治通鑑 後編

由是一切機密輛與議馬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羽 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 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元璋大悅禮安甚厚 即雖共府署事而運籌決策皆出自元璋將士樂戰軍 知府事李善良為即府都事汪廣洋為即府令史時三 采石江閉姑孰口絕和州軍歸路方山岩民兵元即陳 額森以衆數萬攻太平鋒甚銳元璋命徐達鄧愈湯和 民傾向權歸於一矣 時中忍曼濟哈雅等以巨舟截

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 閥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 遇伏腹背受敵逐擒額森 引兵出姑孰東迎戰而設伏襄城橋以待之額森敗走 弗克而還 **未半没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食雅西都元即府余** 辰右副元帥張天祐 率諸軍及陳額森部曲攻集慶路 力乃沒隍增呷外環以大防深輕三重南引江水注之 壬寅倪文俊 復陷武昌漢陽等處 遣親 . 台 數及高 是夏大雨江漲安慶屯田 秋七月壬

王實理們四川左丞道拉實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 軍明日皆降曼濟哈雅阿唱輝等見額森敗不敢復進 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宣不知生 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将士貪掠子女玉帛 而無聞志遂倡為指諭之策耳不聴 陳額泰之被擒朱 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右丞許有壬言 爾之故額森曰然則欲我軍降乎此易爾乃為書拍其 元璋釋不殺額森問生我何為元璋曰天下大亂豪傑

一一多片四库全市

書平章政事達實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 萬户府召募毛胡蘆義兵萬人進攻南陽 マルノコられたます / 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戊寅太 攻率其泉還屯峪溪口 白經天 驛縣南北阻隔詔許達實特移爾 便宜行事乃任用非 乃立平緬宣撫司四川向思勝降以安定州改立安定 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誇 雲南死可伐等降令其子茶三以方物來貢 費治通監後編 八月庚申命南陽等處義兵 戊辰以中

一年プロアルノニーモ 給乃命有司給諸軍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州民 軍民安撫司 是月帝至自上都 先之為書也陽為招辭意實激之不意其衆遂降自悔 州鎮撫徐達軍自太平進克深水将攻集慶路初陳埜 輝以所部苗軍聽其節制太平駐濟寧己人糧餉苦不 相太平統准南諸軍討所陷郡邑仍命湖廣平章阿噜 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母力戰 不擾而兵賴以濟又議立土兵元即府輪番耕戰 詔淮南行省左丞

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强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娃先 俟我得脫還當與官軍合朱元璋開其謀召語之曰人 莫若南據溧陽東搏鎮江扼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 隋賀若弱韓擒虎楊素皆以戰艦取勝令環城三面元· 不攻而下也元璋知其詐以書復之曰歷代之克江南 即與苗軍建寨其中連絡三十餘里陸攻則處其斷後 以報太平言集慶城三面阻水不利步戰晋王渾王濬 乃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合為書

人足曰二人公此

货油通鑑後編

金グログノンラ 絕之是月朝廷遣官移置阿恰奔之地高惠以托克托前 永昌翼以伯容為萬户 以克捷自與晋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而 **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捨舟而進足** 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 為此迂廻之計即乃遣裡將習伯容攻蕪湖縣克之置 害者可以無虞我先打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解以 惠見托克托欲以其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 基一百七十 托克托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

沙定四車全書 茂謀殺之遣壯士五十衣青衣出迎額森不虞其圖已 殺之擒張天祐獻於福壽亦殺之張皆戰死陳基西夏 抵集慶及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額森邀郭天叔飲 兵由官塘經同山進攻集慶之東門陳額森自板橋直 不受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 九月郭天叔張天祐 督 為都元即 陳額森追襲至葛仙鄉鄉民兵百户盧德 郭張令從俞本記事録 二即俱沒諸將遂奉朱元璋永年公熟德詩序云生擒二即俱沒諸將遂奉朱元璋 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攢梨刺殺之額森既死其 资治通鑑後編

牟收敗卒團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博羅 次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為其所敗將士奔潰是月至中 持角規復太平先是河南行省平章達實巴圖爾以兵進 行框密院于揚州 特穆爾相失會劉哈喇巴哈 來援大破賊兵獲博羅特 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來關於舉行朕將親祀郊廟 穆爾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理 冬十月丁已立淮南 甲子帝謂右丞相與珠等曰敬天

字兆先復集兵屯方山曼濟哈雅 摊舟師結寒采石為

子齋戒七日內散齊四日於別殿致齊三日二日於大 皇帝出宫至郊祀所便服乗馬不設內外儀仗教坊隊 學襲封行聖公 及酉哈瑪奏言郊祀之禮以太祖配 **庚午以行聖公孔克堅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其子希** 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者行之 「ストンの」という 子祭告太朝 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為亞獻攝太 明殿西幄殿一日在南郊祀所 两子以郊祀命皇太 己如立黄河水軍萬户府于小清口 资治通鑑後編

尉右丞相遇珠為終獻 左丞相總兵招捕 賊陷懷慶命右丞巴哈 討之 十二月壬子朔朱元璋 以功賞宣教金銀牌面 戊成介休縣桃杏花 戊賊陷餘州路是月陷達實巴圖噜攻夾河賊大破之 中書右丞相遇珠以病辭職命以太保就第治病 待之甚厚而納哈楚居常鬱鬱不樂至是元璋名語之曰 釋萬户納哈楚北歸納哈楚者穆呼哩喬孫也初獲時 陽等處判襄諸軍悉聴節制仍給 甲午以台哈巴哈為湖廣行省 戊申 庾

亳州小明王出居安豐 立與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 為人臣者各為其主况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 易棺衣以飲花克私儀狀雄偉頑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 年四十二計聞中書遣尚舍婦七十六 至阿恰齊之地 即府于與元路 己未哈瑪矯詔遣使賜托克托遂卒 錠給之 乙寅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 已已以諸軍供的浩繁命户部印造明年鈔本六百萬 月達實巴圖爾調兵進討大敗劉福通等于太康逐圍 是

次記四事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宏識遠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 焚掠至懷州河北震動察罕特穆爾進戰大敗之餘黨 病馬 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其感於奉小急復私雠君子 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 汴以南陷節許嵩洛汝寧府達嚕噶齊察罕特穆爾兵 日益或轉戰而北遂戊虎牢以過賊鋒賊乃北渡盟津 一山西飛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深潭 是歲荆州大水薊州雨血湖廣雨黑雪陕西有 戚勢滋蔓由

鼓謀從中赴奮擊賊中堅賊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道 盡乃結營屯中年已而淮右賊果三十萬掠汴以西來 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 持中年營察罕特穆爾結陣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 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特穆爾夜襲之虜其衆幾 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不降之理盗 錫江浙行省議以重兵殲之平章政事慶重曰赤子無 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美軍聲益大振 盗起常之無

マニアラ ハニラ 一 省治通鑑及編

聞之果投及解甲請為良民 先是倪文俊質威順王 祖乃以分羹答之奈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 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 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 參議中書省事成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 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 衆皆選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為多政難省 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 卷一百七十六

銀定匹匠 季言

杜遵道相小明王得罷專權劉福通疾之令甲士過殺 斯嘉知樞密院事俄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初綽斯嘉奉 遵復入喜曰大政事令可決矣 召陝西行省平章綽 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晓其意及 天王四章本 政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廠深歎閔之遂有是命 遵道福通遂為丞相後稱太保史本紀繁是年二月建 命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夫不為動及是復為執

金グレナイニ 通福通每陷一城以人為糧食人既盡復陷一處故其 無可考故殿諸歲末毫都不守之後然月 所過赤地千里據草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六 小明王徒雄虚名事皆決於福 百七